

## 第六章 識字班

威廉大班是從伺候艾瑪更衣的嬾嬾拉妮那裡得知外甥女最中意喬治高易先生的。嬾嬾拉妮，是一個長得黑乎乎的大塊頭馬來亞女人，眼睛狹長的像馬來亞叢林裡的野象，別看她手腳粗，嗓門大，卻把全部身心忠心耿耿獻給大班一家，從廣州到香港到上海，二十多年跟著大班一家隨職務遷徙，成為大班夫人不可或缺的家政助手。雖然她是個嬾嬾，她的舉止像半個當家，她關心這個家庭裡的每一個成員，特別疼愛那個從小父母雙亡，寄居在舅父舅母家的艾瑪小姐。從艾瑪小姐每次見男士前，要她綁緊束胸的要求，她可以看出艾瑪對那個男士的好惡輕重的程度。比如說，美國軍官白齊文或船長沃爾夫來拜訪前，艾瑪對綁緊束胸的要求是馬馬虎虎的，拉妮就知道那兩位紳士沒戲唱了。伯頓醫生來訪前，艾瑪要求束胸不要太高，這是為了不給講究生理衛生的醫生有任何挑剔。每次喬治高易來訪前，艾瑪要求拉妮綁緊束胸的下手之重，幾乎要拉妮用力到雙臂脫臼的地步，所以拉妮斷定高易就是那個真命白馬王子。

艾瑪長年寄居舅父舅母家，並沒有那種寄人籬下的感覺。一來因為舅父母自己沒有孩子，所以把艾瑪視同己出；二來因為艾瑪是儀和洋行創辦人嘉典的血親後裔，承繼了儀和洋行的大量股份，從某種角度來說，舅父是她的財產經理人。常言道，客戶就是上帝嘛。有時候，舅父還要低聲下氣，說服艾瑪在董事會裡投下對自己有利的一票。當然，在董事會的那些大事情裡，艾瑪永遠聽舅父的。這樣做的好處是，艾瑪對洋行的生意經不隔膜了，這就是艾瑪和其他待在家裡納福的太太小姐們不一樣的地方。

艾瑪享受富裕，但決不勢利。她酷愛公益，尤其感興趣於華人兒童的掃盲。17歲的她，剛離開女子學校，就加入基督教浸禮會的傳教，希望通過傳教士的指導，接近華人兒

童，教化華人兒童。但是苦於自己中文太差，無法獨力開展掃盲，她渴望有人幫助自己提高中文程度，就在這個時候，在中國江海關供職的同鄉青年律師高易走進了她的生活。既然在中國機構裡當官，中文一定是不錯的，她開始接受高易當她的家庭中文老師。很快的，艾瑪和高易的共同興趣超越了方塊的中文字體。

此刻，艾瑪小姐正在和臥室相通的書房複習中文功課。臥室是洋行分行樓上最寬敞的房間，一張巨大的醬紅色桃花心木床赫然立於房間西面的牆邊，結實的螺旋狀床柱上，像帳篷一般，披掛著半透明的銀色紗幔，床上高高疊起淡紅底色繡花鑲銀邊的被褥和枕頭，下面鋪著潔白的大馬士革棉布。床腳邊的小桌子上蓋罩威尼斯的針鉤花邊檯布，上頭擱著蘇格蘭詩人羅伯特本斯的詩集。小桌旁，一把墊著圓筒形背墊的繡花緞面大安樂椅，椅臂罩著深紅色滾銀絲的臂套，安樂椅前放著一隻裹厚軟絲絨的腳凳。衣櫃，梳妝台，和梳妝檯前的無背椅子，和大木床同料同色。梳妝檯的鏡子裏反映出壁爐上方艾瑪父母的油畫肖像，四扇半掩的窗戶，乳白的波紋窗簾在初秋的微風裡搖擺，和在書房裡雙臂倚在椅背，站在靠窗書桌前正在閱讀的艾瑪。

艾瑪，中等偏高的個頭，稠密紅褐色的卷髮像波浪一樣挽起一個漂亮的髻。水靈靈的深藍色眼睛，在睫毛後，像初春化凍的湖泊那麼動人。鵝蛋臉，兩個顴骨隔開的距離剛剛好，拱托出高雅的鼻梁，和鼻根處幾顆稚氣的雀斑。下巴向前微微突出，給青春美麗的五官，帶來隱約的有主見的格調。她沒有佩戴珠光寶氣的首飾，祇有在她白皙耳垂，掛著一對白金耳環。

這樣站著看書的姿勢實在並不舒服，她最喜歡的姿勢是盤起腿來，像土耳其人那樣坐在大安樂椅上看書。但是，她現在做不到盤起腿來的姿勢，因為按照她自己的意思，拉妮把束腰收得那麼緊，她彎不下腰來。她覺得自己有點像羅伯特本斯的詩篇《緻老鼠》裡那頭小老鼠那麼滑稽可笑。

艾瑪在學校裡是專修文學的。近代蘇格蘭的兩個文壇偉人：華爾特斯考特和羅伯特

本斯的作品，既是她舉止修養的指引，也是她休閒的讀物。可是，這兩位文壇偉人，卻不能給她學習中文帶來任何幫助。本來，她要幫華人兒童掃盲，結果呢，她首先要掃自己的中文盲。今天，是高易每周一次來教中文的日子，所以艾瑪穿戴整齊，等候他的出現。

沒有讓艾瑪在不舒服的站立姿態等太久，門外響起嫵嫵拉妮的半幢樓都聽得到的大嗓門：

”高易先生請進，艾瑪小姐正等著你呢。艾瑪小姐，高易先生來了！”

”謝謝，”喬治高易對為自己打開艾瑪房門的拉妮輕聲道謝。老實說，年輕的江海關洋員對這位咋咋呼呼的嫵嫵有點怕。

拉妮，看著喬治高易和艾瑪嘉典互相問候如儀後，正想退走，卻注意到高易西裝上衣後背有一灘幹結成塊的泥巴，這可是一羈衣冠楚楚來訪小姐的他從來沒有過的。

”啊，高易先生，你是騎馬來的？這麼不小心，從馬上掉下來過？”拉妮說罷，不由他分說，就把他的上衣解扣脫下來，“這麼髒！我替你拿去用刷子刷一下。”

”謝謝，嫵嫵。是這樣的，我剛才在西郊參加西人志願兵演習，演習完了，怕誤了艾瑪小姐的上課時間，沒有好好收拾，就匆匆趕來。真不好意思，有勞你了。”

”下次要記住，來看艾瑪小姐前，一定要收拾幹淨。你看我們艾瑪小姐，打扮得多好。”

喬治高易如獲大赦，看著拉妮提著自己的上裝離開。這時他才注意到艾瑪今天的一身打扮：她穿著一件鑲著三道花邊的白緞長裙，收緊的上衣領口，打成褶疊，結成一朵俏麗的蝴蝶結，腰間繫著金色的緞帶，衣裙的荷葉邊向周圍蕩漾，露出六英寸的緊腳皮鞋。

“艾瑪，我們開始上課，”喬治收回眼神，和艾瑪一齊坐下，他沒有注意到她坐下的姿態有點僵硬。

高易用於教授艾瑪的課本是基督教倫敦會香港英華神學院的理雅各博士編譯的教材《智環啓蒙塾課初步》。這本教材是專為初到中國的英語讀者編寫的中文入門書，所以用

了很多英語讀者熟悉的日常話題作為課文內容，比如喝茶，野餐，讀報，問路，騎馬。缺點是用粵語作為單字的發音，這對生活在非粵語地區的艾瑪來講，無疑是難辨對錯的誤導。所以，高易同時需要借助一本由來自蘇州的學者王韜先生，在老麥都思牧師創辦的上海墨海書館編寫的注音字典《英語初階字彙對照》，用中國官話來指導艾瑪發音。高易教授艾瑪的秘密武器，是一種獨特的背記中文單詞的方法。不同於傳統的將單詞按照動詞名字形容詞，或者地名食物動物分門別類的背誦方法，高易以中文單字的形狀為索引，將中文單詞重新整理後，三五個一組，讓艾瑪口語背誦，這樣的好處是既記住了單詞的發音和意思，又記住了單詞的書寫方法。下面，就是他今天要考查她的單詞默寫和背誦：

“艾瑪，我們先默寫和背誦以‘口’為形狀的中文單詞。請從‘回’字開始。”

“‘回去’ go back, ‘回覆’ return or reply, ‘回想’ recall, ‘回扣’ commission, ‘回答’ answer。”

”很好，接著請從‘因’字開始。“

“‘因為’ because, ‘因此’ thus or as a result, ‘因素’ element。”

“接著請從‘國’字開始。”

”‘國家’ nation, ‘國內’ domestic, ‘國際’ international, ‘國會’ nationality, ‘國藉’ congress, ‘國防’ defense。“

“糾正一下，‘國會’是congress, ‘國藉’是nationality。接著請從‘圖’字開始。”

”‘圖書館’ library, ‘圖片’ picture, ‘圖案’ graph or chart。“

”現在，我們來默寫和背誦以‘土’為形狀的中文單詞。請從‘地’字開始。”

”‘地平線’ horizon, ‘地址’ address, ‘地理’ geography,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Sea, ‘地圖’ map。“

就這樣，艾瑪跟著喬治高易的指令，從‘口’‘土’‘厂’‘广’‘日’‘言’一直背到‘魚’為形狀的中文單詞。高易很滿意艾瑪的書寫，看得出來，她認真下了一番功夫，她寫的字比自己

要端正。

接下來，高易教授艾瑪《智環啓蒙塾課初步》課文裡的第六課，到郊外遠足和野餐的情景對話。原文是講到香港的太平山上野餐，高易為了讓艾瑪在單詞上有更多的發揮，把地點改到她更熟悉的蘇格蘭。

“艾瑪，請挑選蘇格蘭某地作為我們今天遠足和野餐的地方。”

”坡斯郡(PerthShire)的洛剋河灣 (Loche Tummel)。“

”啊，那是我的家鄉。”

”喬治，你的家鄉在坡斯郡？天哪，我就是在那兒上了8年女子寄宿學校。我至今還記得，洛剋山到了秋天，紅彤彤的楓葉林滿山滿坡，環繞著幾十里藍得發綠的河灣。還有厚厚的鬆針蓋著草坪。學校的修女經常帶我們去山上野餐，採磨菇。從面朝西的山坡往東，可以看到斯孔王殿，那裏是蘇格蘭國王加冕的地方。從面朝東的山坡往西，可以看到五層樓高的棉紡廠。“

高易知道艾瑪指的是工業革命後，建於1780年的斯坦利水力棉紡廠。

於是，高易根據課文的內容，稍作改變，把太平山上的小溪，改成洛剋山上的瀑布，把太平山上的涼亭，改成洛剋山腳的石牆，把野餐裏的葡萄酒改成果汁（因為他覺得艾瑪這個年齡不宜喝酒）。然後，讓艾瑪根據課文裡情景對話的順序，盡量發揮以往學過的單詞，把太平山上的情景對話，用自己的語言，改說成洛剋山上的遠足，哪怕有幾處文理不通，經過糾正，遠遠超過了課本原文對艾瑪中文的提高。高易有時暗暗在想，如果自己的中文老師，一個一本正經的老學究，也能夠這麼變通地教授中文，自己恐怕早就念完那部艱澀的《論語》了。

高易註意到艾瑪在用中文敘述野餐的內容時，混淆了“蜜蜂”和“蜂蜜”的用法。所以，當艾瑪終於完成敘述時，特地向她解釋：

”這是中文的一個特點，兩個同樣的單字，交換一下順序，意思就變了，儘管意思

往往是有關聯的。比如說，這篇課文講到的山上的'蜜蜂'和帶去野餐的'蜂蜜'就是這樣一對例子。'蜜蜂'是傳播花粉的昆蟲，'蜂蜜'是前者釀成的糖漿。請記下來，除此之外，艾瑪，你還能想出類似的例子嗎？”

“‘上海'和'海上'，'上山'和'山上'。”

”太好了。艾瑪，你的中文快要趕上我了。如果你沒有什麼別的問題的話，今天的課到此結束。“高易合上課本。

”喬治，我很好奇，你說你家裏也請了一個中文老師。他教你什麼？”

”孔子的《論語》，一句話八個字要講一個禮拜。”

”哪八個字，這麼講究？”

”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我一點聽不懂你在說什麼？”艾瑪瞪大水靈靈的藍眼睛，滿臉疑惑。

”勿意，'勿'是指不要，'意'是指意願，合起來'勿意'的意思是指做事情不能憑主觀的願望或空想，一切都要以事實為依據，這樣就可以避免做出沒有事實依據的決定或猜想；'勿必'，'必'是絕對必然，合起來'勿必'的意思是指看人看事不能絕對肯定，也不能絕對否定，應該從不同角度，多個方面去看，才能看得全，看得準；'勿固'，'固'是固執，合起來'勿固'是指待人接物不要拘泥固執，每個人的知識見解，都是有限的，一味固執，就不能不斷了解，不斷更新，不斷改善自己；'勿我'，'我'就是自我，合起來'勿我'就是不要以自己為中心，自以為了不起，不願意配合別人，不能同別人共事。這八個字是孔夫子對自己處世為人的要求。我在這兒僅僅講了個大概，讓我的中文老師來講解的話，會舉出很多例子，很多小故事，來證明這八個字的正確，所以要花一個禮拜。”

”請老師來教這麼深奧的東西，一定很貴吧？”艾瑪聽得如墜雲霧，卻找到了一個世俗的話題。

”不貴，五鎊一個月，外加我提供他住宿和伙食。”

”喬治，你家裡雇很多人嗎？“艾瑪富有興趣地深入打聽。

“按英國標準是不少。首先，是我的中文老師，一個嚴肅的華人紳士，我付他每月五鎊，和一間臥室，當然我的住處是中式房子，沒有你的這麼豪華。其次，是我的男跟班，他非常能幹，擦鞋，補衣，提包袱，送書信，什麼都幹，她太太幫我洗燙衣服，我一共付他們每月一鎊加伙食。再其次，我雇了一個苦力，幫我打掃屋子，放洗澡水，扶我上轎下車。我還有馬夫，照料我的馬匹。我和其他洋員合聘伙夫和廚房的賬房，一個月繳十五鎊，把我所有雇傭人的伙食，連我一起，都包了。”

“伙食好嗎？”

“好，天天有帶骨的腿肉，家禽，魚鮮，蔬菜，水果，還有啤酒。中國真是一個價廉物美的地方。”

”哼，恐怕再好也沒有英式下午茶吧，“艾瑪挪揄地笑著說，然後，有點僵硬地站起來，走到門外，向拉妮照呼，可以上茶了。

拉妮推著一輛齊腰高的雙層小車進來，小車的底層攔裝著滾燙的紅茶和咖啡的銀壺，還有防止燙壞桌子的軟木墊板，小車的上層是一張銀質托盤，托盤裡有精緻的茶具，燙得筆挺的潔白餐巾，和各種茶點。

”高易先生，你的西裝上衣很髒，“拉妮一邊把下午茶從小車上拿過來，放在書桌邊的茶幾上，一邊不失時機地數落青年律師：“我必須用刷子和毛巾蘸肥皂水才擦乾淨，背上那塊地方還沒乾透，你們用完茶後，我把衣服送來。”

“謝謝嬾嬾。”高易看到艾瑪在向自己做鬼臉。

茶點共有六種：火腿三明治，斯孔鬆餅，薑汁麵包，煙熏魚，哈吉斯芋片和醃黃瓜。通常，進用下午茶是艾瑪和高易最輕鬆的時候，艾瑪把放滿哈吉斯芋片的銀碟子移到高易面前，因為這是他最喜愛的家鄉特產。但是，她卻沒有注意到，他今天對這種裡面有羊肝成分的蘇格蘭小吃，沒有顯得像平時那麼有興緻。

“喬治，你能來參加各界歡迎新到的英國軍官的盛大宴會嗎？日期大概是下個月，我將擔任大會司儀。”

”恐怕不能。“

”為什麼？“艾瑪驚異地問。

“我要升級了。”

”恭喜你！但是，喬治，你的語調好像並不是在報告好消息。發生什麼事啦？“

”總稅務司赫德要升我為副稅務司，去鎮江江海關就職。“

”這件事情，聽起來很突然。“艾瑪的臉色比高易坦然。

”這件事情，有兩個起因：第一，赫德大人不希望任何人在任何港口待太久，待太久會上下互通聲氣，產生弊端，所以他用毫無規律的‘輪調’方法，讓人人 anywhere 待不長；第二，有人提議，因為和長毛的戰事，一時半會不能結束，在九江和漢口開設新關的日子遙遙無期，不如由鎮江江海關一次性收取任何到長江中上游貿易的洋船關稅，所以，赫德大人認為鎮江江海關變得很重要，需要立刻加強人手。如果我不去鎮江，跡近抗命，如果去鎮江，以後我如何按時來這裏教你中文？這件事，看來我很難選擇。“

“喬治，你是有選擇的。”艾瑪目光堅定地望著喬治高易。

”什麼選擇？“

”離開江海關，自創事業！“她伸出手，握住他的手。

“離開江海關？”高易驚異地望著眼前這個17歲的女孩。

”喬治，你是通過大不列顛出庭律師資格考試的正牌律師，你可以在租界開業當律師。不是嗎？“

”艾瑪，我不太有把握在租界當律師，會有生意嗎？“

”生意太多了。喬治，看看今天桌上的斯孔鬆餅和薑汁麵包，這兩件糕點，三個月前租界裡是找不到的。可是，自從‘香港餅家’從香港搬來江西路開張以後，哪家的下午茶

沒有這兩件茶點？我這裡有‘香港餅家’的糕點單子，你想看看嗎？”

“艾瑪，我看不出糕點單子跟律師開業有什麼關連？”

”喬治，‘香港餅家’搬來租界前，在香港的生意不錯，但是搬來上海後，生意更好，因為我出席餅家的開張剪彩，所以餅家的老闆跟我很熟，不久前，餅家的老闆跟我講，後悔當初沒有早一點搬來。今天的上海租界，樣樣生意都有，餐廳，旅館，戲院，商場，醫院，彩票，殯葬，墓園。。。就是沒有一家像樣的律師事務所。你不覺得離開江海關，開創租界第一家正規律師事務所，就像‘香港餅家’搬來上海一樣明智嗎？”

”艾瑪，你覺得租界裡哪件生意最需要律師服務？”高易真誠地問。他覺得現在的艾瑪，與其說是一個深居閨中的小姐，不如說是一個觀察細微的商場女強人，儘管她的手仍按著他的手。

”兩件大事挺需要律師服務。第一件事：土地買賣。你是知道的，租界裡的土地所有權屬於原華人業主，西人買賣的是對土地的‘永租權’。西人對購買‘永租權’所付出的押金和每年的租金，不知要高過原地價的多多少少倍，所以華人業主非常樂意把土地永遠租給西人。不可思議的是，很多華人業主卻拿不出像樣的地契作為出租的憑證，這倒也不能全怪那些可憐的業主，因為他們的政府沒有一套西方國家那樣的土地登記製度。為了純清產權，每次西人與華人業主商定地價後，必須前往領事館土地股審請，由土地股根據英國法律對土地所有權的標準，核定土地的位置和業主拿得出手的形形色色的所有權憑據，可以是一張陳舊的地契，也可以是華人地保用手指畫押的擔保，甚至是左鄰右捨的筆錄，然後加蓋領事館印記後，送給道臺，由道臺衙門再次核準加蓋印記，完成一張稱作為‘道契’的Shanghai Title Deed。喬治，你想想，這麼煩瑣的手續，既需要懂中文同華人業主和他的地保或左鄰右捨打交道，又需要懂得英國法律和領事館土地股溝通，最後還要向中國的道臺衙門送中文譯本，以你的綜合學問，由你，或由你開辦一個律師事務所來辦理，不是很合適嗎？地價這麼貴，如果你的收費是基於地價的話，收入是很可觀的呀。

喬治，我看你都聽呆了，來吧，喝點茶。”

艾瑪抽出按在高易手背上的手，把盛滿紅茶的藍花燙金邊的細瓷茶杯推到喬治面前。他欣然喝了一口，興緻勃勃地加上一疊哈基斯芋片。

”那麼，第二件呢？“

”第一件還沒說完呢。這兩年，租界涌入這麼多華人，其中有不少有錢人，看到租界土地地價飛漲，對投資租界的土地產生強烈興趣，也希望擁有一張信用靠得住的‘道契’，而不是一張漏洞百出的中國租約。糟糕的是，他們是華人，領事館土地股不受理華人的租地交易，因為‘永租’規定是華人業主和西人租地人之間的事。於是，這些聰明的華人富商便尋找西人代理他們出面去向華人業主‘永租’。可是，喬治，你是知道的，西人裏面渣滓很多，有的西人代理華人出面購得‘道契’後乘機侵吞土地，華人富商祇好自認倒霉。所以，我想，如果你開辦一家律師事務所，出面代理有意願投資租界地產的華人，把他們談妥的‘永租’交易掛名在你的律師事務所名下，然後向領事館申請取得‘道契’。以你英國律師的專業招牌，和當過中國江海關洋員的人品招牌，聰明的華人富商一定識貨，到時候，你的掛名道契生意怕接不完呢。“

“聽起來，土地‘永租’裡確實有不少律師能賺錢的生意。艾瑪，我能否冒昧問一下，你是怎麼知道那麼多關於土地交易的事情嗎？”

”我要出席洋行董事會，這些都是董事會上聽來的。我的第一件事講完了，我可以講第二件事了嗎？“

”你先喝口茶吧，茶快涼了。“

艾瑪喝了一口茶，用小銀叉挑了一塊鬆餅送入嘴，慢慢嚼完，接著講：

“第二件事情是管理財產。租界開埠已經快20年了，最初到達租界的西人在這片土地上積累了可觀的財產，他們中有些人已經年過半百，但是有的膝下無出，有的妻兒長居母國不在上海，有的人領養華人兒童，有的甚至娶中國小老婆，他們都面臨如何安排身後

的財產問題。除了私人，還有教會，尤其是有傑出傳教士的教會，也面臨如何將一個傳教前輩創建的醫院，印刷所，墓地完整地保留給同一個教會指定的下一個傳教士來繼續發展。倫敦會，內地會，差遣會，美國長老會，甚至天主教的耶穌會，都有這方面的需求。可是，到現在為止，西人大戶們，包括上述教會，必須從英國請來律師，或者特地回到英國，請英國的著名律師事務所擔任自己身後的財產管理和分配。因為，在上海目前還沒有一家正式的英籍律師事務所，直接接受租界裡西人客戶的委托。這樣對身後財產的安排要做任何更改就很不方便。喬治，這就是你的機會來了。”

說到這裏，艾瑪抬起深藍色的眼睛，看著喬治高易。祖宗創業的血在她的目光裡燃燒，她希望在他藍色調皮的眼神裡能找到共鳴。這時的她，再也不是羅伯特本斯《緻老鼠》裡的小老鼠，而是那《梅林》詩篇裡的湖中仙女，將名貴的寶劍捧出湖面，等待亞瑟王來拔取後縱橫天下。

“可是總稅務司赫德大人待我不薄。”

”我的天哪，喬治，你怎麼還沒有開竅？“艾瑪仿佛像看到一匹既將開跑的千裡駒突然又躺下來那樣失望，但是她沒有絲毫放棄之意，反而以女性的執著，更加奮力地鞭策：

“沒錯，赫德待你不薄，待所有江海關的人都不薄，這是為了他的事業。他這麼年輕，已經當上大清國的江海關總稅務司，對他來說，這是千載難得的機遇，在這個位置上做到退休也值得，所以，他要儘一切努力，做好中國人給他的這份差事。如何才能做好？就是依靠你們每一個官員替他盡心盡力。待你們不薄，就是對你們盡心盡力的回報。這是一個契約，誰也沒有虧誰。但是，你的事業在哪裡？告訴我，中國江海關共有幾處分關？”

“24處。”

”你甘心一輩子在這24處分關轉來轉去嗎？對了，我想起來，剛才你說的你家中文老師給你解說一個禮拜的那8個字，裡面有2個字，現在剛好可以派用場，不過我想不起那2個字，你能再說一遍嗎？“

” 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

“對，對，我的意思就是 '勿固' 這兩個字，喬治，待人接物不要拘泥固執，一味固執，就會祇看到江海關，不了解江海關以外的世界。我的祖宗，威廉·嘉典，當初在東印度公司的貨輪上當船醫，可以稍帶私貨，東印度公司待他也不薄吧？他要是祇看到這份待遇，不離開東印度公司自己開業，哪有儀和洋行的今天？你在江海關幹得出色，赫德要升你的官，這本來就是你和江海關僱傭契約的一部分，不等於說他升了你，你就有終生為江海關效勞的義務。赫德他自己不就是從大英帝國的外交官跳槽到中國江海關當收稅官的嗎？ “

” 可是，我正在勸說我的堂妹夫金登幹加入中國江海關，自己卻先離開江海關了，你覺得這樣合適嗎？ “ 高易兩手一攤，做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姿勢。

” 如果是這個原因你不想離開江海關的話，事情就好辦了。要是我的話，我會直接了當告訴赫德，你想離開江海關，但是為了促成你堂妹夫加入江海關，你將暫時留在原職，等你堂妹夫的決定明確後，你再正式離開，在此之前，你就不便赴鎮江就任新職了。 ”

” 艾瑪，要是金登幹遲遲不做決定呢？ “

” 為什麼他會這樣？ “

” 事情是這樣的，經過幾次通訊來往，金登幹表示有興趣為總稅務司赫德服務，但是他妻子，也就是我堂妹，不想來中國，所以這件事情就定不下來，可能還會拖很久。 “

” 要是金願意加入江海關，而他太太不願意來中國，那麼，為什麼總稅務司赫德不在倫敦開辟一個辦公室，讓金在倫敦上班，事情不就介決了嗎？ “

” 哇，艾瑪，你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這麼好的主意，我，金登幹，和總稅務司都沒有想到。照我所知，為了拉攏金登幹，總稅務司已經在工作內容上做了很多遷就金登幹的調整，可是怎麼也沒有想到過把金登幹放到倫敦去上班這個主意。我馬上去向總稅務司這麼建議。謝謝你，艾瑪。今天是我來替你上中文課，然後你來替我上事業課。 ”

” 那麼，喬治，你會來參加我當司儀的盛大宴會嗎？ “ 艾瑪水靈靈的眼睛望著他。

高易覺得艾瑪一下子從精明的女商人，回到了17歲的美少女。

”艾瑪，你該不是為了要我出席你的盛大宴會，才花這麼多口舌要我離開江海關的吧？“

”近的是為了我的盛大宴會，遠的是為了你的終生事業。“

”這樣說還過得去。“

”你向江海關正式提出辭呈後，我要介紹幾個人給你。一個是托馬斯牧師，一個是皮克伍德先生。“

”他們是誰？“

”托馬斯牧師是倫敦差遣會（London Mission）的牧師。他在上海很久了，一些已經去世或回國的傳教士，把教會的產業交給他管理，產業越來越多，他不勝煩惱，很希望有人幫他清理。他會是你的好客戶。皮克伍德先生是工部局董事會的總辦，你每次出席西人租地人年會時都會看到他在主席臺上。“

”我沒有出席租地人年會。“

”為什麼？“艾瑪又驚訝地瞪大深藍色的眼睛。

”我沒有地產。我的房租，因為有江海關的折扣，每年不到500兩銀子，所以我沒有資格出席西人租地人年會。”

”等你律師開業後，你就會有資格的。皮克伍德先生交游光闊，西人之間的地產糾紛都會找他諮詢。他很需要你這樣的人作他的法律顧問。“

”看來我非得開業不可了，因為顧客都已經找好了。“

”就是這樣。不過，對不起，我都快忘了，不知道你的上裝洗乾了沒有，拉妮怎麼還沒有送上來，茶和咖啡都已經涼了。“

其實，高易的上裝早就洗乾了，但是拉妮故意拖著，不把上裝送上來，為的是讓艾瑪小姐和年輕的律師可以不受打擾，多聊一陣。

在艾瑪的催問下，拉妮提著高易的上裝得意地走進房來。她照例不由高易分說，動手替他穿上上裝，就在這時，窗外傳來兩聲巨響，玻璃窗戶震得發抖。

"好好的天氣，怎麼打雷了？“艾瑪捂住耳朵。

”不是打雷。這是'切斯比灣'號在黃浦江上試炮。“

DRAFT